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JINDAI ZHONGGUO TUFU SHILU

下卷

匪



群众出版社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下 卷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上中下卷)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0.75 印张 1507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0948-X/K·19 定价:三卷共 33.00 元

印数:00001—15000 册

目 录

兵匪横行祸豫西	王凌云 (1)
新郑匪患与剿匪	曹鹤岐 (16)
吕店匪患纪略	姚清修 (22)
忆洛阳市郊匪患	王兼三 (26)
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朱国南 (30)
民国年间郟西匪患	王兴华 黄代芳 (54)
张治中谈湘西匪患	谢心宁整理 (62)
七大股匪乱凤凰	凤政文 (67)
雷州半岛匪祸见闻	梁国武 (89)
大桂山匪患和私枪	李伯权 (102)
豫西绿林暗语集注	蒋留计 (107)
匪窟余生记	姚文蔚 (109)
我在匪窟的一百天	张义三 (128)
匪窟两月亲历记	向永清 (141)
南澳海盗“三合公司”始末	林俊聪 (146)
“三五八”称霸腊尔山	凤政文 (156)
辛亥年海匪进扰万城纪略	郑人权 (163)
三百冤魂	邓安新口述 吴承学整理 (166)
九龙堂匪帮爆炸同兴渡	李泽林 (172)
老戴正大破沈丘城	刘慎五 (175)
孙攀脚巧拉肥票	雷振都 (178)

豫省八中仲秋遭匪劫	陈子美口述	李乐山整理	(180)
大屯村筑寨防匪窝匪及其他	李文修		(183)
一宗入校掳人勒索案	陈耀林口述	李纪麟执笔	(189)
清末民初的洛宁绿林人物	苗培萌		(192)
中州大侠王天纵	张 钊		(223)
柴老八与农民揭竿造反	王凤梧口述	李玉瑞整理	(240)
驰名豫西的张寡妇	王瘦梅		(245)
“老洋人”——张庆	苏 辽		(254)
李元周及其一家	李治生		(267)
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瞿波平		(281)
恶魔张平	胡家模		(331)
湘西巨匪姚大榜	杨长光		(344)
田伯卿武装始末	彭景星	田廷清	(356)
陈汉章其人其事	韩卫贵	欧玉琳	张化云 (361)
罪恶累累的徐汉章	张永安	邓文海	(366)
宋占元打家劫舍的十年	张振莘		(371)
十万大山女匪首覆灭记	刘陶尧		(374)
大瑶山匪首林秀山	易禹州	黄谷香	(377)
“大天二”萧天祥	林 中		(390)
回忆四十年代初湘西剿匪	张文调		(396)
扫灭湘匪十八万	黄远炽	王吉云	(400)
三百村瑶民歼匪记	赵富金		(419)
小瑶山剿匪述略	凌崇征		(424)
云南土匪	曾瑞鹤		(430)
石屏匪患	刘 圻		(438)

建水匪首及匪患	刘瑞周 李品三	(445)
镇远的兵匪之乱	梁 鼎 黄永锡	(452)
道真匪患辑要	柯昌佑整理	(455)
思县民初十年匪乱史略	姚绍坤	(460)
回忆我家乡的匪患	周道祥	(466)
恶匪张结巴	马 锦	(471)
迤南悍匪赵小安始末	李表东	(492)
弥勒五匪首	杨 竖 陈荣华	(510)
滇西匪首王高脚与张梁	苏松林	(517)
李继川在保里的罪行	杨家珠	(523)
安龙壬戌事变纪实	郑伯衡	(528)
股匪三劫谷陇街	刘祚成	(535)
滇南剿匪之战	陈文琪	(538)
元阳土匪暴乱被歼记	张 纲	(543)
回忆贵州剿匪斗争	潘 焱	(549)
贵州解放初期各地重大股匪的暴乱及被歼概况	刘铭简	(561)
三穗土匪暴乱始末	王国华	(572)
麻江土匪暴乱纪略	姜克俊 梁勤之	(582)
回忆锦屏解放初期的土匪叛乱	张武云 刘月卿	(587)
捣毁黔北大匪穴李家寨	黄永龙	(595)
“雪、凉合围”第一仗	袁宗武	(601)
云雾山剿匪记	聂运民	(610)
台江剿匪斗争片断	张明达	(613)
活捉大匪首吴河清	唐成海	(618)

匪首钟志达落网记	余庆县公安局史志办	(624)
活捉匪首陈鹏	李绍武	(627)
“猫客”就擒记	葛仁敬	(631)
匪首刘启荣盗尸假死案	丁德元 谢文武	(634)

兵匪横行祸豫西

王凌云

豫西山大王的开山祖

1909年间，豫西王天同（又名王天纵）、张黑子、张四庚、丁老八等人，因不堪清朝官吏的压迫，纠合所谓英雄豪杰、揭竿而起拥戴王天同为“老架子”（总头目），以杨山（嵩县境内最险山区）为根据地，四出掳掠为生，不时与清朝军队相对抗。

1911年间，豫西所谓民党（头上带一块白布为标志）如刘镇华（暗中运动人）、孙老九（揭竿而起的首领之一）、赵旺、张木桶等人，以嵩山为依据，他们的口号是“反对满清”。以后张书林、柴老八、憨玉琨等人继起，他们的衣、食、用，全是向民间强行掳掠，声势浩大，遍及豫西十余县。尽管他们的口号是反对清朝，可是到处掳掠，弄得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当时人民就叫王天同等人为“山大王”、土匪。山大王这个名字，在豫西来说，王天同算是一个开山祖。

刘镇华的镇嵩军

辛亥革命陕西起义后，张钫（又名伯英）以“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名义，带队与清军赵倜部作战，从潼关打

进河南。经过刘镇华的活动，王天同等部及豫西当时所谓“民党”的一些山大王的武装，都参加到张钫的秦陇复汉军里面。这时，仅有少数人知道王天同、刘镇华等人是在反对清朝进行革命。而一般人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因此，以后就继续不断地出现了一些山大王。如刘镇华统率的“镇嵩军”就是一个例子。

刘镇华是嵩山北麓的巩县人，辛亥以后他收编嵩山一带的大小山大王，参加到秦陇复汉军，又由秦陇复汉军分出来，命名为镇嵩军。

镇嵩军当时分三路：柴云升（即柴老八）为第一路标统，张治公（即张书林）为第二路标统，憨玉琨为第三路标统。他们都是揭竿而起的杆首山大王，都称“老架子”。他们都认为自己势力还小，又都放出些“外队”，去扩充势力。所谓“外队”，就是他们把已编好的连长、营长，讲好条件，暗中给他们些枪弹，再放出去拉杆子，等待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收抚回来。这样，连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的杆子，收回来可编为营长；营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回来可编成团长。这些“外队”（人民称他们为官匪）到处烧杀、奸淫、抢掠、“拉肉票”、“下帖子”^①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民团”或者其他部队来打他们的“外队”时，他们也不敢承认是他们的人，并且也派队伍假装去打。其实他们彼此早定有暗号，打是为他们的外队送“瓢子”（他们把子弹叫作瓢子）的。豫西山大王之多，就是因为以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这种恶风使然。当时人们有个口号形容镇嵩军的官长出身，说是“嵩山大学毕业”。这就是说凡是镇嵩军官长，都是在嵩山上拉杆子的山大

① “拉肉票”是拉住有钱人，向他要若干两银子，或要若干支枪，将东西拿到，人即放走。“下帖子”是对某村有钱人某某，送一个帖子，上面写限几天送白银若干两，或枪若干支。这对有钱人来说，比拉他的肉票稍为体面一点。

王出身的。

因为有了这种恶风，以后孙殿英、王老五、张得胜等人在收编之后，都采取这种放外队的办法。如朱锡川、王太、孙和袁等杆，就是孙、王、张等人放出的外队，到处抢掠。人、枪拉多了即行收抚，人多枪多编官大，人少枪少编官小。就这样连续不断地演进了近20年。这是豫西府十处（即洛阳、偃师、巩县、孟津、登封、新安、渑池、宜阳、永宁、嵩县）的一些山大王形成的概况。

兹将最显著的几个山大王的情形分述如下。

张治公的兴灭

张治公是洛阳龙门南衙村人，张黑子的侄儿。他在拉杆时，夜间去打寨子（他们叫打围子），“叫牌子”说：“张书林，在南衙，老爷背的是‘马利匣’（快枪）。”这一面表示他有了马利匣快枪，一面显示他的威风。他们杆子里还有些黑话：把马叫“风子”，骡子叫“圈子”，驴叫“鬼子”，狗叫“皮子”，把人民群众叫“林子”。例如他们所到之处，村里的广大群众起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林子发了”。再如夜间他们走至哪个村庄听到狗咬时，他们说“皮子炸了”。在杆子里的人，不能把马叫马。你要说马，就算放了快，会出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张治公的人、枪拉多了，才被收编到镇嵩军当了第二路标统。1917年，他随刘镇华入陕，驻省垣附近，当时陕甘两省鸦片烟很多，他就利用势力，用数辆“轿车”不断地从陕西运烟到河南卖。他弄到的金钱很多，就在南衙村里强行买了半条街，修了8幢新院，称为张公馆；又在村东强收了农民200多亩田（不卖也得卖），修成了阴宅坟院；更在洛阳城里东大街买了一座三进院的“大公馆”；在龙门附近弄了数千亩好田，又利用势力强迫民众在伊河边上修了一条大渠成了张性

的私产，每年收的税粮无数之多。张治公从拉杆到收编，不数年就成了军阀，也成了洛阳县头号的大地主、大富翁了。

1925年间，张治公升为镇嵩军第二师师长，随刘镇华参加了所谓河南胡憨之战。他们失败，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张治公又潜伏豫西，暗放杆子（就是他拿出些枪支给别人拉杆，他坐享其成）。人拉多了，归他收编。1926年间，刘镇华投到直系军阀吴佩孚下边当了“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张治公就把收编的杆子并到刘部，刘叫张当了“陕潼护军使”，驻洛阳城。张继续放土匪，同时收官匪。当时伊阳县民团统带王建昭所部，就编为“陕潼护军使”属下的第九混成旅，王建昭为旅长。我也在第九混成旅一团二营充当营长。张治公又派款、又派粮，弄得民不聊生，激起公愤，组织“红枪会”，同张部发生战斗。红枪会曾包围洛阳，激战了数十天。以后由张治公的第三个老婆从南衙托人与红枪会首领邓文魁说合，讲好条件：以后护军使署不准放外队，不准强派军款与军粮，并约束部下守纪律，不追究参加红枪会的人员等等。这样才解了洛阳城之围。当时有人说这是张治公用了美人计。这以后，刘镇华又把张治公编成了一个军长，随刘去陕西，参加了围攻西安8个月的残酷战斗。张在洛阳弄得天怒人怨，很多部下没同他走，第九混成旅王建昭部就留下来。张在陕西又遭到惨败，回转豫西把旧部下再放出拉杆。他的一个连长邢玉丑放出在伏牛山和嵩山间拉了几千人，杀人放火，以后又打开了伊阳城。另一方面，张又投到西北军宋哲元部下当了“豫西剿匪司令”。他一面放匪，一面剿匪真是一举两得。除了收编邢玉丑外，他又收编了些土匪，如赵老么、王殿阁、范龙章等。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中原大战时，赵老么、王殿阁、范龙章等人又归到张钫部下。这时候张治公已随宋哲元失败之后，潜回洛阳不干了。

1941年，日军侵占洛阳时，张治公又当了汉奸。日军叫他当了一个时间的“自由县”（现已并到伊川县）伪县长，任务是“不

让人民逃走，为日本鬼子派款、派粮及找‘花姑娘’。日本投降以后，听说张害怕人民清算他，因此吓得病死了。

樊钟秀、戴民权、王振、张得胜等

豫西除府十处外，州五处（即汝州管辖的临汝、鲁山、郧县、宝丰，伊阳）的地区也有山大王。如1912年间，白朗、老洋人都是很出名的。白朗，鲁山县人，当时他的口号是“打富济贫”。他拉了数万人，声势浩大，走到陕西、甘肃，又转回来，失败之后，死到鲁山。他和老洋人的情形均不详，只听说老洋人以残杀出名，不久就被消灭了。

到了1918年至1919年间，樊老二（即樊钟秀）又是最有名的山大王。樊是宝丰人，从陕西靖国军里失败之后，回到宝丰、打煤窑、养壮丁。他占领了鲁山县以西百里左右的大山中的斑鸠城（地名）。那是一个最险要的地方，高约数十丈，四面皆绝壁，只有一个石洞口能走上去。里边有数百亩好田，可以耕种；有泉水可供千五百人之用；有竹林、有紫荆树林；人们称之为世外桃源。石洞口牵不进大牛，只有把小牛放筐内拉上去，养大使用。樊老二因有煤窑上的“钱库”，又有了这个斑鸠城的险地，所以经常拥有几百人的武装，名为保护煤矿，实际四出掳掠。数年间，人集聚多了，闹得势力很大，他就投奔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里，把所部编为“建国豫军”，带往广东。以后又从广东回到河南，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时，樊属冯玉祥部队，驻许昌城里，他被蒋介石的飞机炸死了。

在樊钟秀走向广东以后，老戴正（戴民权的外号，宝丰人）、秦椒红、姜不辣等人继起接受了樊的衣钵，一面争夺掌握煤矿，一面结杆在外掳掠。老戴正凡拉到一个“肉票”，如叫他家拿1000两白银，限期10天，送到某处，肉票家里的人就不敢到第11天送

去。否则戴就用铡刀把“肉票”铡了。因而当时人们形容老戴正厉害：如小孩哭了，大人对小孩说，老戴正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老戴正的杆子，每到一个村庄，是烧杀得鸡犬不留的，以后拉人多了，蒋介石把他收编为四十五师师长。戴走后，王老五（名王振）、张得胜、姜明玉等人，继续在州五处，府十处，到处烧杀抢掠，闹得农民耕种都不能及时下地。

1926年，刘镇华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时，也把王振、张得胜编成了军长，姜明玉编成了师长。连同柴云升、张治公等部队共有八九万人，完全成了一个惯匪集团。刘就领着这个惯匪集团把当时的河南省督办岳维峻打垮之后，又带着去陕西围攻西安。失败之后，又回窜豫西府十处、州五处，蔓延到豫西南宛属以南阳为中心的11县。他们把河南多半地区弄成了一团糟。所谓一团糟，表现在：王振、张得胜、姜明玉各匪杆，回来都变成了官匪。所到之处，明目张胆，勾结当地县长、区长、镇长们，杀猪宰羊，向他们送礼；一面又勒派所谓军粮、军饷。再加上他们本身到处抢掠，广大农村，弄得十室九空，人民无法生活，只有县长、区长们，供派军粮、军饷，倒是都发了横财。而真正的大地主资产阶级，多与他们通气，都到天津、上海等地，去过那种吃、喝、嫖、赌的荒淫生活。

今天的山大王，明天可变为军、师长。豫西山大王的所谓兴家立业，就是这样形成的。豫西山大王之多，是与反动头子刘镇华的一贯培养分不开的。

借神道扰民的孙殿英

孙殿英，又名孙魁元，河南归德府永城县人，12岁时，他父亲打死了人，弄出毁家灭门之祸，他跑到豫西加入了张书林的匪杆内，为老架子张书林当勤务。后来张编成了军队，孙就成了马

弁。再后孙在嵩县大山中抢了一个姑娘做老婆，他不干马弁了，来到了洛阳县付店街（现在的伊川县城），加入了“庙会”。那庙会信奉“姜太公”的神道会，共约有50万左右道友（男女兼有），以付店街为最多。孙殿英看准了那庙会可以利用，就投奔到前清秀才、忠实道友李凤朝家，由李引进，拜伊阳县蟒庄村王凌霄（我的族兄）为师。孙入庙会之后，就借神教力量来迷惑人。他又是赌博能手，只准赢不会输。又利用庙会做掩护，贩卖海洛因，兼做海洛因丸（简称红丸）。后来弄钱多了，买了些枪支，就投到豫西镇守使、曾任过清“毅军”统领的丁香龄部下，当了机枪连连长。

1924年间，孙殿英宣传他听奉神话，声讨丁香龄，带着一连人从陕州跑到洛阳龙门南，把彭婆街打开，这条街里有很多庙会的人作他的内应，当即烧杀掳掠，不数日把1000多户人家弄成一扫光。庙会人依附孙的已有数千人，他利用他们作引线，又从彭婆街打开了临汝和郑县。这时他的声势浩大，自称总司令，下边编了18路司令（意思是效法周朝的十八路诸侯会于中州）。住在我族兄王凌霄家里的小山大王朱锡川就被编成了一路司令。王凌霄的三个儿子也都跟着孙胡干。不久，国民军的师长叶荃把孙部编成一个混成旅，任孙为旅长，开到嵩县，住了一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庙会的人为孙殿英宣传，说他将来要当皇帝。其实这是他用钱供养的一个道友叫李大朝的，借口齐天大圣孙悟空降体胡说的。但庙会的人都被迷惑了，竭尽人力、财力，为孙捧场。从四面八方为孙送到嵩县的现款（银元），据说有百万之多。甚至有倾家荡产的，王凌霄就是其中之一。他有100亩田，就卖去了60多亩，为孙凑军饷，希望孙当了皇帝，他们就有地位了。孙把搜刮来的钱财，拿出一部分发给下边的人，又把叶荃的部队也吞并了。以后豫西的一些小股土匪都归顺孙殿英了。

这里只说孙殿英在豫西勾结庙会及当山大王扰民的一段经

过。至于1925年以后，他投奔张宗昌，当了军长，以及掘墓、投蒋、投日本当汉奸各节，已有人写过，不再赘述。

武庭麟叔侄的罪恶

武庭麟又名武奇峰，洛阳县龙门南王庄（现划归伊川县）人，也是镇嵩军中的一员。他在镇嵩军中，是由连、营、团、旅、师长，一步步上爬，最后爬到十五军军长。他对上（刘镇华、刘茂恩弟兄）逢迎备至，对下统治极严，因而既得上边的信任，下边也不敢不服从，才能于不数年间一跃而爬到军长的地位。

1931年—1934年间，他在刘茂恩的六十四师当旅长，驻在洛阳，曾用数万元在洛阳城里北大街修了一处新式的大公馆。又在王庄（老家）利用反动势力，修了60多亩大的一个花园。引水、修渠（浇花园）、圈地，害苦了很多人民。水渠长20多里，修到哪里，农民就得把地让到哪里。花园圈地，也是一样。

武庭麟的思想极反动，生活极腐化。他经常吸鸦片烟，烟瘾很大。1947年春，我在洛阳看到他的时候，他拿出很好的鸦片烟膏子叫我吸，我说：“这东西现在能买来吗？”他说：“能买来，但比黄金还贵。”他勾结当时洛阳县长（姓名忘了）及劣绅郭芳五（清举人）等人，大量地在洛阳一带搜刮人力、物力，支持反革命战争。人民生活几乎不能维持。当时洛阳一带有这样的歌谣：“麦上场，就要光，没有粮食火柱烫。辛苦血汗一年整，打下粮食吃不上。抓壮丁，如虎狼，县府就是阎罗殿，蒋家官就是活阎王。”武还向我说：“你们从云南来（我是带着国民党军整九师从云南才到郑州），没有与共产党作过战，处处要小心。每到一处，首先要肃清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如忽略这一点，是不能立足的。”

武庭麟的哥哥早已死去，武没儿，就把侄儿道圃当成宝贝，叫他在王庄老家管理家务。武道圃鸦片烟瘾也很大，又好女色，在

王庄强行霸占两个妇女。又在王庄经年不断地修房子，共有几百间。所用砖瓦，是从数十里外运来，要村中农民出车辆为他拉的。例如明天需用砖瓦若干，晚上就叫狗腿子们去挨户派车，说：“我们少爷（道圃）说急需砖瓦，你们的车明天去给我们拉一天砖瓦。”农民们就是焦了麦头，出不敢去收麦，必须替武家拉砖瓦。他不但不管饭吃，你要去的慢了，还得挨骂。王庄人民支应武家这个“官”差，是经常的事。

武道圃还包揽词讼。凡是找他保护的，都是理屈的人。只要你把洋钱和鸦片烟或红丸向他手里一送，他就把对方（理直的）叫来，蛮不讲理，而压制解决。对方再有理。也不说出一个不字。事后给本县县长写一信。说张某与李某两家的争端，我已为他们和解了，县长得赶快写信谢谢他。这封信一给县长，就使有理者也不敢再向县上控诉了。武道圃些行为，是我听我村文天奇说的。武道圃倚仗他叔武庭麟的反动势力，在地方上大做坏事，王庄人畏之如虎狼。我不过举出几个事例而已。

武庭麟的内弟刘参议（名字忘了），伊阳县富留店（现归伊川县）人，倚仗武的反动势力（武给他一个参议名义）吸鸦片烟、红丸，同时贩卖鸦片烟、红丸。豫西吸食红丸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无村没有。红丸当时在表面上是禁卖禁吸的毒品。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特点，是只禁止没有势力的人吸烟，而与反动政府有关连的人，却是可以随便吸、卖的。刘就是借武的势力公开贩卖红丸，他的巧妙卖法是：无论是谁，你只要有钱，有地，指出哪一块，他就供给你每天吸食红丸；到了一个时期，那块地就被他廉价立约收买了。刘也贩卖枪支、包揽词讼，就这样弄的不义之财，不数年竟成了富留店的大地主、大富翁了。

蒋介石命张钫招纳官匪

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对河南的土匪、官匪（土豪、劣绅们所统治的保安团队）一贯采取招安加封的办法。1930年夏，蒋介石任张钫代理河南省主席，入秋又命他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对河南的官匪、土匪，一概收编。

张钫到了漯河，分头派人在豫西活动，收编了很多军队，经过如次：

（一）在许昌、宝丰间地区收编李万林部为一师，任李为师长。李万林，宝丰人，是樊钟秀的老部下。樊在许昌城里被蒋介石空军飞机炸死后，残部万余人，由李带着活动于许昌、宝丰间，仍属冯玉祥。张钫到漯河时，李部才归张收编。

（二）在临汝县一带，收编范龙章部为一师，范为师长，范是伊阳郭村人，因与郭某（名忘了）家为世仇，他不能在家乡，就上山拉了杆。先与姜明玉合股，人拉多了，回到郭村“打孽”，把他的仇家郭某家的人打死了几个，仍然出去拉杆。以后与邢玉丑的杆子合股，于1929年夏（农历五月十八日）合力打开伊阳城。范自称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在城关烧房2000多间，打死打伤城关男女在1000人以上。他们在城里盘踞半年，是年农历腊月底，被所谓全县民团打走。范被当时宋哲元部的“豫西剿匪司令”张治公收编为一个师，驻在临汝附近。张钫到了漯河，范又背叛了张治公、宋哲元，归张收编。

（三）在伊阳县收编所谓汝（临汝）伊（伊阳）平（平等）自（自由）4县的剿匪司令王凌云部，为二十路第三师，王为师长。我原名王仙举，伊阳金庄镇（现为常渠乡）蟒庄村人。1929年，我在伊阳县城防大队长王建昭部下当队长。范龙章、邢玉丑两股攻打伊阳村，我曾带着伊阳城防队抗拒，因而受了伤。王建昭也被